

一年之計 計劃與牽掛

一年之計



廣州暨南大學 李懿潼



元旦剛過，故鄉下了場久違的大雪，姥姥笑着說：「瑞雪兆豐年呦，是個好兆頭。」不知不覺中又到了新的一年，雖說生活還是一如既往的樣子，但心中明顯多了份欣喜和期待。我總覺得年初是一年中非常快樂的時候，褪去了舊年的煩惱，可以輕鬆地為新年編織計劃。

對於在外求學的我來說，一年的計劃中總是有故鄉的影子。無論是跟家人說新一年要保重身體，自己爭取多回家看看；還是與老家朋友相約等自己放假，一起重遊小時候玩耍的舊地，故鄉的親友、風景、飲食都作為牽掛，悄悄溜進新一年的安排之中。長大後，突然發現自己的新年計劃單變得很長，不再只有自己，而是零碎碎，包含了許多人和事，驚覺原來力所能及的事情

已變得這樣多。自從來到離家很遠的地方上學後，似乎懂得了計劃的另一層含義，每個新計劃的開始，都意味着要再次啟程，去遠方經歷成長。也許正因為心中這一片故土的存在，才能讓我一邊做好準備向前走，一邊又向後看看自己來時的路，心中充滿了踏實與安心。我明白了，正是有牽掛，才有動力，才會滿懷期待地將計劃變為現實。

保持熱愛 奔赴山海

香港浸會大學 黃澣翹



二〇二二這一年，應該是我長這麼大以來，最難的一年了。在做任何事的路上都總是特別不順，磕磕碰碰的。遇上的失意應該比我過去幾年所經歷的還多。要總括這三百六十五天，那絕對是一堆被硬生生摻揉在一起的甜酸苦辣。

別人問起，或許我會回應這是難熬的一年，皆因我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成就，但說到底這年應該是沒有白過的。反正我很感謝過去一年的自己。那個在凌晨因為搞不懂書上理論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嘴上說着



計，又有何用？

香港中文大學 卓 衡

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早已聽聞，但在僅僅四年的大學生涯中又如何定義「春」？「一年之計」又如何「計」？又要「計」什麼？

「不學了」但依舊繼續翻資料的自己。那個遇上一個又一個挫折時，依舊願意裝作不情不願的樣子去堅守一直以來保持的初衷的自己。那個被別人質疑了無數次，依然不顧旁人的目光和評價，保有一顆尋夢之心的自己。二〇二二的我讓新一年的我學會接受有限的自己，學會更加熱愛生命，學會更加渴望未來。又讓我變得更加堅強，變得會負上責任，變得更珍惜自己擁有的幸福。

新一年，是記載對未來寄寓美好希望的時候。我始終相信只要有一雙願意去解結的雙手，世上就沒有解不開的結。我並不期待所有事情會突然來個大好轉，但是只要是在變好，感覺慢一點也無妨。只願新一年，可以成為更好的自己，繼續堅持熱愛與衝勁，奔赴下一場山海。

回望過去四年，只有首兩年可算得上是體驗大學生活，剩下的都是寂靜的遙距課程。當年作為「新鮮人」的大學一年級生，還未熟悉與中學截然不同的生活，自己安排時間表、自己找人課堂上分組……在沒有人帶領的情況下，強迫着自己適應。當好不容易穩定下來，懷着熾熱的心，計劃着如何讓自己以「大學生」的身份生存着，計劃着來年到國外進行交流，卻在不知不覺間計得太仔細，發現原來已過了提交申請限期，惟有等着下年的機會。

第二年來了，上一年計好要到國外交流，卻發現大學的多姿多彩。參加了多項活動，卻又上氣不接下氣，於是其他計劃又擱置了，想好好揮灑青春的汗水。而第一節課的任務永遠都是在「計」出席率，在短短的十節課中可以用多少堂在「其他課堂」上，哪一個老師嚴格，哪一個老師易放人的，更是要好好盤算一下。

第三年，要嘗試的事都差不多試過了，計劃把學分留待下年完成，一心計劃好要出國了。上了好幾節課，卻又遇上大型傳染病，一切活動都取消，連朋友也見不了。日日夜夜在熒幕前看着老師自言自語，樂趣怎樣都不及面授課堂時與朋友們竊竊私語的樂趣。每天都在計着重見天日的日子，但又怎樣計得了，青春怎麼會因你而停下腳步？

第四年，生活回到正軌，卻已經要準備畢業，更不可能出國交流，而這一年更是計得停不了，計學分、計出席率、計距離畢業禮的日子、計踏入社會的限期……